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十八

楊紹和圖記
秘閣校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録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何以旁考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録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録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録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此它本㝡爲可信而李廣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以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註於其下其甚僞者卽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以方本録之以補外集之闕文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録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絜氣也公貞元八年登進士第卽明水賦御溝新栁詩今詩逸矣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也二字必主忠敬崇吉
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
之於天於或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氷精故
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烜音燬。俟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
澤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德月陰靈以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老子曰視之不見故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法苑珠林曰泰東有醴泉其形如井體是石也欲取飲者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或若汚也泉縱然蓋神明之常挹酌也乙及切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真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趙岐註孟子云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即離婁也光華曀至如還合浦之珠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既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比芳於酒醴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illegible]周尚醴醴音禮一[illegible]比賤[illegible]氏藏僖伯云苟有明信[illegible]潦之水可薦於鬼神社[illegible]

潢汙停[illegible]潢音黃德惟馨尚書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玄功不老子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于以表誠絜于以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易既濟九五爻辭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東鄰謂紂也西鄰謂文王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易繫辭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辭雖麴蘖之名實處鐏罍之器降於圓魄禮記曰月者三日成魄注云魄光也 補遺 書哉生魄注月十六日光殊匪金莖之露漢書[illegible]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武帝時作銅柱仙人掌之屬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三國志衛覬曰漢武

帝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露焉
之露出自方諸淮南
日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氏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
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
則水生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論衡云若此言之則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
月五日丙午日午時練五色石為之形向日則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練五色石為
之狀如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蜯蛤向月亦有津潤焉乍似鮫人之淚
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其人能泣珠又洞冥記曰跊勒國人常有蛟人
宿其舍既去泣別所憤淚皆成珠鮫居肴切海魚也將以賛于陰德非獨
㠯于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湘素雜記
曰舊傳月中有桂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

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蟾桂地影也空際天
影也此語左近之玉兔騰精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
烏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補註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
蟾蜍並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垂象
的爾而呈魯靈光殿賦云的爾殊形始漠漠而霜積漸徽徽
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易繫辭曰坎為水劉
向新序孔子曰物類之相感若響之應聲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易乾
卦之文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鶴鳴在陰之理不謬中孚
九二爻辭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王弼注云修誠則物應也武嘯于谷之義
可崇淮南子天文訓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氏注云虎土物也風木氣也木

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擧而景雲會也唐太祖廟諱虎故变文爲武

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禮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又周禮云祭祀共大羹鄭氏注云大羹肉湆不致五味遺猶餘也

王司馬宅紅芍藥歌

此篇疑非公作【補注】王司馬不詳誰氏落句云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而詩不入正集豈好事者竊公名以爲重邪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争春華翠莖紅蘂入力與此恩不屬黄鍾家黄氏鍾氏前古畫繢見考工記黄夲作[illegible]音苷又音黄温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剪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性靈競挽春衫來此並欲將雙頰一稀紅綠怱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飴米蘗煎也一曰濡弱者爲飴盈之切三山語録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并退之云云是也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莊子山木篇曰今之歌者其誰乎

海水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淮南子地訓曰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詩氏注云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事見山海經棄杖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

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鯨鵬已見送東師詩）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九域志曰清冷池在南京唐宋州也）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漢晁錯傳曰山木蒙龍枝葉茂接注蒙籠蔽覆之皃籠音來東切）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疑我鱗日已大我羽亦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立之字斯立博陵第二房醴泉令潤子時亦未第餘見贈崔評事詩詩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覯伊陽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篇獨見於外集世傳公逸詩又有酬藍田崔丞謝雪之作公於立之其可謂厚矣此篇公所以有感於子輿也）

昔者十日雨子桑（或作來非）寒且飢哀歌坐空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褁飯往食（音嗣）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莊子大宗師篇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命也夫）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史記莊子名周蒙人也常為漆園吏嵇康高士傳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

縣漆園吏通典曰曹州寃句縣有漆園即莊子爲吏之所千年事已遠二子
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
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

請遷玄宗議

或謂此議舊史載於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云云公時豈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邪新書禮樂志云初明皇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盖其率意而言尒非本於禮也而後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而曰後之爲說者即公此議也盖長慶四年正月肅代德順憲穆是爲三昭三穆義當迁明皇帝而祔穆宗與太祖及高祖太宗爲

九廟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然後合於書所謂七世之廟也則高祖太宗當在所遷矣禮官沿人情殆不可歟肅按帝紀穆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外遐丙子皇太子即位是爲敬宗至十二月庚申方葬光陵當五月之間穆宗之喪尚在殯諆葬未暇豈議迁廟之時乎禮君喪三年然後祔禘于祖廟叙昭穆而審諦之於是有遷廟之禮今也敬未踰年喪哀未畢山陵未就祔新迁舊恐非其時傷孝子之心而隳禮經之大非所示臣子也又公爲吏部侍郎未嘗聞有兼礼儀之命今議首所題亦無兼字使其果有是命邪則公必抗疏以正之史不肯任其職也舊史但載礼儀使而不著其名氏竊疑年月差誤非長慶之末若此而論則議非公所作也兹新史所以削而不傳歟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禮記王制之文鄭氏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書伊尹之辭孔安國注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以觀德也荀子亦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太祖諱虎仕隋官至太尉始封爲唐國公已見上禘祫議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

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遷藏太廟中從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

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史記越王勾踐之困會稽也及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蠡行成於吳其後伐吳復棲吳王夫差於姑蘇之山夫差自殺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度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

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喜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既辭越到齊迺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為人謀而不忠者此論語載曾子之言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梟竄之息竟能焚姑蘇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臺一名姑胥在今蘇州吳縣西者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盟一作朝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世既有其力則宜閑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韋氏注國語云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叱開四方高提覇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史記越王勾踐其先夏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子也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稽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其山曰會稽病死葬焉皇覽曰其山在越州會稽縣南七里使天下一作[illegible]倜知越有人矣柰何及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邪且臣之於君其道在

於全大義引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況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舟游五湖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圍五百里故名五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臣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由㧞勾踐之劒也勾踐何過哉子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王雱曰揚雄云至蠡棄種而遁肥矣哉然則退之以爲不忠無乃與揚子戾乎蓋韓子以義言揚子以權言揚子嘗聆蜀莊而高傲隱所以激昂亦至於蠡也安得不貶之

詩之序議

補注公爲此議以爲詩序非子夏之作而歐公王荊公亦以爲然其後子由獨取其篇首一句以爲序余皆刪去入八所謂宗魯不風子由亦以爲不然

或曰學者去詩之序子夏之爲也家語卜商衞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注云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夫子固不然夫子謂子夏也愚亦無已必思而殆顛有以明之子曰是何明也昔孔子閔周德之衰一作傷懼王道之既喪於天下是故紀正詩書樂易禮春秋佐之以爲民經而子夏門人之高弟者也詩之序明作之所以去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跡

帷薄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言直子夏之言乎若入此人也夫詩刺實隱文達意言詩之所作雖刺過實然必微隱其文以達其意非尚訐直也存上下之道以故言之者不為訕而其所諷者莫之猶知知之疑剩知字諸國猶世亦莫知之宜云故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知不有一及字一也暴揚中冓之私鄘風牆有茨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傳曰謂宮中所冓成醜惡之語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平聲讀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或曰詩之序既聞矣敢問宗魯不風何也曰隱之也親親尊尊之道存焉耳宗魯不風一作宋非宗尊也不列於国風後漢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後傳於世則詩序衛宏所作明矣

三器論

兩京雜記云武太后政拆乾元殿於其所造明堂以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窮天下材木薛懷義為使制造去都百餘里遥見之又於其北造天寶以貯佛像及成號万像神宮明堂之下九州鼎武太后鑄各依方面列焉豫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六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六万七百一十三万鼎上各寫山川物產之象武太后自制曳鼎歌嬰興秦璽為三歷代寶之謂之三器此論疑非公作其辭有桑者下然身豊者不穀腹與夫埶市劾

郭易名同蘭等語頗似皇甫
持正盖學公不至者之爲也
或曰古者天子坐於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
萬方之來矣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
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異乎吾所
聞一有歸字天人之心與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
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
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孝經援神契曰明堂
上圓下方八達四窻布政之宮在國之陽禮記
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
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
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爲寶美矣新

莽胡石得之何如哉衛宏曰秦以前用金玉銀
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
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是李
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号曰傳國璽
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乃佩之王莽篡
位就元后求璽后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
敗時仍佩璽紱杜吴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
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
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
武孫堅從桂陽入洛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
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潜
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
之曰我在不聽汝及術破徐璆得其璽還許上
之王莽孝元皇后之弟也永始元年封爲新都
侯國於南陽新野之都鄉晉室南
遷六胡亂華劉聰石勒爲之倡子不謂九鼎
帝王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爲
寶美矣桀癸紂辛有之何如哉宣三年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
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
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癸辛桀紂名
若然歸天人之心與太
平之階史非三器之所能也且帝王和天人用
土木不過於庇風雨扞寒暑和同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
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故曰和天
人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
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
帝堯之政美亦足矣茅
茨之室其何豈俟明堂耶漢司馬遷傳曰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顏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茨音疾茲切
採音菜王降漢官𦲷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
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
茅蓋之乃加屋其上不忘古也
秦嬴之布政怨是足矣阿房之
室其如豈俟明堂耶史記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
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
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嬴秦之姓也房音旁漢賈山傳顏師古曰阿
旁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旁也一說大陵曰阿言
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
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号阿房阿
近也
若帝王之用玉者禮天地奠鬼神禳火災班
羣后而已矣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氏以

謂禮者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是也虞書曰頌瑞于羣后孔安國謂斂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璧復以還之與之正始至天人之心者質大信如寒暑視天人如父子豈俟咫尺之王爲要約蟲鳥之字爲符瑞哉夫猶彼也人之推赤心以相接者以大信爲質如寒暑之一天人雖相遠情若父子周有欺詐豈待要約符瑞然後相信哉鄭元注春官九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要簡也音伊消功前漢書史籀六體繆篆者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者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若帝王之用金者劒鏃之爲兵器刻刃而植黍禾萬金而鉟毛血斤斧而入山林乃已矣鏃矢鋒也作木功刻利也時漆功植黍禾取喻也南鼎屬爾雅曰鼎款足者謂之鬲鄭云曲聃也說文作鬲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音歷飪烹也音忍甚坊小雅信南山詩曰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傳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若高大則爲神器其鎔鑄者役豐隆耶役鬼神耶役人耶苟役人人皆內而大之矣嗚呼豎三器而爲重者其誇者之辭耶豐隆雷師名也張景陽七命曰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內疑作困言九鼎雖大而民已困矣戒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與此同義文潘安仁西征賦構阿房惡奇役鬼傭其猶否跨音括瓜切集韻曰吳人謂大坐曰跨亦誇大之意夫帝王之聖者卑宮室賤金玉斥無用之器以示天下貽子孫而後王猶殫天下之土木不肯已柏梁更建章已止也更改也漢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顏師古曰三輔

舊説以香柏爲之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恐恐然若室家無所庥其躬寒暑無所禦其災使桑者不絲身農者不穀腹尸尸然他他然役如圜羊尸他自得之皃役民如圜羊言不恤之也猶周禮圜土之圜音圓後漢廣陵王荆傳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注去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當時既帝王之意於彼理其進説者文安忍誇廣之尊其爲明堂歟言當時帝王既用意於彼謂之可以致治若傳國璽之狂嬴賊斯童心後意而爲之示既有之不祗之足以稱其符瑞則末也嬴始皇也斯李斯也君臣既剖爲符璽以示天

下乃不能祗敬以守之若九鼎之死百牢不能膏其腹火萬載不能黔其足其烹飪祠之用又足取豈不爲無用之器哉死謂餐之也膏潤也黔黑也又足取言不足取或曰秦璽之不爲器可矣若九鼎之制其夏禹已明堂之蔕其周公已王帝得不踵其制行其道耶某曰堯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導川浚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銷九金乃鑄九鼎儀萬有之族露怪異之狀其護人已其救人已後王浚不知如大禹識鬼神之狀又無當時汩沒之危而徒欲鬭金火廣器物與夫塹巿效郭易名同

藺者豈不遠哉是亦見謬也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博通墳籍善談論名振京師常於梁陳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者如此西京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好讀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若明堂之莃紀周公皇朝之盛已夫越裳之九譯而至慕聖德已非爲複廟重屋而來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者曰吾受命国之黃髮久矣天之不迅雷海之不波溢者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国有聖人乎盍往朝之賈捐之曰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顏師古曰越裳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稱王号王充論衡作越甞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灼曰譯傳四夷之語者遠國來使因九譯言語乃得通也譯音驛通典曰今驩州越裳縣即其國都也明堂位曰複廟重擔天子之朝飾也張平子東京賦曰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一云

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周公之政焦勞日夜成方寸已非坐夫總章左箇而後思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後王之飛翬如雲之殿餘萬拱易其名爲明堂耶百十明堂矣宜急急者握髮吐哺師賢畢躬則神聖文疑作矣又何必憂勞廣後然後稱慕夫周公哉言後王經營創制詭麗殊觀強名之曰明堂歷代以來百十明堂矣苟一一能勤求賢士則亦去神聖不遠奈何棄此而慕彼小雅斯干詩曰如翬斯飛傳曰翬雉鳥之奇異者自伊洛以南素質五色皆備曰翬何平叔景福殿賦曰煥若雲梁承天又欒拱夭矯而交結注欒以承拱拱以承科若能致萬萬

昇平由大履巳百戰懼伏儀虎被巳豈不皆過
歟言皆衘名而忘實可以欺一時也大履謂孔子履也歷代寶之晉惠帝時武庫災被焚晉
文公及楚人戰于城濮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事見左傳僖二十八
年嗟呼歷代張名辯舌之臣不欲以事天子之
難其君而不以金玉土木敵來芊楚之間非九
鼎絕句夫助僞之兒非辟雍言責難於其君者不以金玉土木而後世
好辯之士乃不欲此必建明堂必鑄九鼎是末監楚僞二者之禍也芊楚姓音彌僞兒王莽也
莽既篡立乃建辟雍立明堂假真以售僞蔡邕曰明堂之義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
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其實一也若卞玉之璽何代而

不傳何僞而不得其可略巳噫天於代亦么璅
爾一云秦璽者卞和之玉所作么璅小也伊兗切瑣損果切與瑣同天道無私有德則與无
德則廢代興代廢反掌之閒巳故曰么璅若有人窮雕鏤以求交朋
明嚴書契以質浮僞盛器示奇速辜請罪之不
暇必見夫申手足而老休其光大盛德之可望
也一無可字噫何以然雕鏤謂明堂也書契謂符璽也奇器謂九鼎也言君人者
修茲三者則自貽伊慼將逃罪之不暇乃反自必其終美光大以望盛德豈理之然乎鄭氏注
書序云書契者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伏羲造之以代結繩之政也
不務其修誠於內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
可一有而字況帝王哉或曰子謂明堂之爲器可乎

而建皇極者於三器果何取其曰不出乎身而出乎力皆器也不可變通而執一隅皆器也賜之爲器豈瑚璉與明堂之爲器其非怪矣論語孔子目子貢爲瑚璉之器禮記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曰皆宗廟黍稷之器始有之而不毀之始無之而不求之果無取華華傳送無本師詩三器論詩之序議[illegible]竊疑以爲非韓所作及見詩話東坡及劉騭論華華傳送無本詩皆以後人所託乃眞[illegible]意合至於三器詩之序議未有能言之者抑亦以其非韓之所作邪觀二篇詞氣有類李翺之文蓋韓門弟子惟翺爲傑下於翺者如籍湜之徒又不能言也公之文章以理爲主凡以明道而已是故辯而當約而盡廉而不劇和而不綴奇而不濫弛而不縱每自趣其躬後之學韓者皆拙於明道而工於下筆是以文勝而理滅句讀之難分字書之難辨率皆逞奇好異而失之險澁公嘗自云凡有所述作皆約六經以成又如原道原性等篇皆較然平易以曉學者竭嘗爲是贅牙以駁世俗之耳目哉雖盡力區區終不能望其畛域學韓之人於茲瞠若矣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書

上賈滑州書

唐史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德宗貞元初拜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逸史耽謫仙人事跡甚衆此書貞元六年作耽時爲義成節度使義成滑州也曰愈年二十三正元六年也公始登第九年五月耽時自滑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藝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

春秋公羊傳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累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芬芳在上暢達於天而淳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鄭氏注周禮曰執之言至所以自至贄音至

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首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

山海經曰南陽西鄂有豐山神耕父處之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者也一見後漢志

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

刻心悚慕文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門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僮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首之内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貟外書

或云崔貟外謂崔元翰也唐史有傳列於文藝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以宏辭試之中其程然後命以官公正元八年進士至是再試宏辭不售按此書云公年二十六即貞元九年也而古本省試代齋郎議貞元十年應宏辭時作即公九年十年兩應是科也故與崔立之書云九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又黜於中書此是再黜後書也【補註】呂夏卿云此書趙德文録載之誠公之作也崔虞部元翰也而今考之傳則未甞書其爲虞部元史豈逸之邪今年二十六若正元九年也公以八年陸贄下及第九年贄當國以博學宏辭試于吏部而作此書今相國謂陸贄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一無行字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此謂一既得之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一有是字知其人之
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已自咎又歎執
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
有所進故有所退公不爲時所喜雖欲再取之而同考者異焉是又黜也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
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
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
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
上名之後三人之亡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華
實兼者也畢一作果下同竟得之而又外焉其一人

者則莫之聞矣此文公自謂也實與華違行與時乖
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
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僅非一作竟非偶然固不
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
不譽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公貞元八年登
進士第明年應宏辭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
趍時而俯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又未
知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一有
殆字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于投刺欲學爲
佞則患言訥詞直則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如

不終日禮記表記之文鄭氏注曰儳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死無時也儳在鑑切
一音儳是以勞思長懷終夜起坐度時揣巳廢然
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巳又常念古之人日巳
進今之人日巳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禮記曲禮曰四
十曰強而仕其行道爲學旣巳大成而又之死不倦
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大雅蕩之詩言老成之人可尚
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忘忘今作巳見小雅南山有臺詩注云
巳止也或唐本作志謂死而不忘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遑
道其學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巳得一名獲一

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
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
年始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
矣夫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
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
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巳者之報執事以謂如何
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
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墨子曰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
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糲音賴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其喪
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一有皆字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一有於字）是則拜見之不可期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徐州張建封也公達集有墓銘此書正元四年作時公未第下同公達以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官洛陽則年二十六當正元四年考之史張建封正以是年鎮徐州公時猶未第故有已未達而達人之言公正元八年登第公達則九年也）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寘之哉小子誠其人今言則無故過譏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仁義風天下任帝室橫（一作宏辨諸云一作橫非）寄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先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則亦稱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奇（一作偉）材發言挺志負絕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常想其外朝廷議凜（一作稟）瑩

氷王隱慝潛姦滅心爍謀然今尚幽塞未光彌
(一作弥非)縮銛利静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風驅馬千
里又以爲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遇采甚厚
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今之譽
言故小子志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垂餌湏
泉(辨證云垂纖餌湏泉今本脫纖字泉即淵也避諱爾)奥吞舟之魚則跦
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裁之

與少室山李渤拾遺書

唐史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
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
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交章薦之詔以
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

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説有
言位三公祿萬鍾知貴屠羊然不使吾
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
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洛陽令韓愈遺書渤心善其言始出家
東都元和九年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
終太子賓客【補註】公雖不拜洛陽令每
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公此書不入
正集然史氏載之渤傳則知其爲公之
作也其曰洛陽令韓愈者史氏誤也河
南府在唐治河南洛陽二縣公元和五
年冬爲河南令未甞爲洛陽縣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
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
也争先覩之爲快(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至景星見鳳凰翔景星者大星
也月或不見景星當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也)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

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山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非有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是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與兵者未有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文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即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衆善人不與斯人施者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庶人不盡被惠利其害

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長（一無長字）遠思之務使合於
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荅劉秀才論史書

（劉軻始常爲僧因葬遺骸夢一書生遺以三雞子軻呑二後乃精儒名在史官時韓愈欲爲文賛焉會貶不果就此所謂劉秀者豈其人邪軻常有書與馬植大言誇詫以史自任計其詒書於公必不肖少屈公所荅云尒亦盖抑之也事見雲谿友議及南部新書元和九年爲史館作此書不入正集而見於外集然子厚集中有與韓愈論史書云云則知此誠公之作矣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何獨遺此耶柳子厚既以書辨其失遂爲漢所弃歟求國家之遺事作唐一經公嘗有是言矣向至是則畏懼而不能爲哉君子之言有抑揚未可以一槩論也）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教勉
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謂凡史氏褒貶大法
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
則善惡自見矣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子之難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光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迁與任安書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丘明孔子弟子）司馬遷作史記刑

誅前漢司馬遷作史記論次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歎曰是余之罪身虧不用矣
退而深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班固瘐死**班彪扶風安陵人彪子固相繼作前
漢書以嘗從竇憲出征捕繫固遂死獄中瘐音
勇主切漢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補註】音愈孟
堅死獄中故云今本皆作瘦誤矣**陳壽起文廢卒亦無所至**晉書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仕蜀為觀閣令史被譴黜蜀平張華愛其才除著作郎領本郡中
正撰吳魏蜀三國志九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以母憂去職卒初譙周嘗謂
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元康七年
病死**王隱謗退死家**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
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卒隱授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記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
俱為著作郎并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

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竟以謗
黜歸于家年七十餘卒**習鑿齒無一足**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博物
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累遷滎陽太守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
春秋以裁正之凡五十四卷後以腳疾遂廢于里**崔浩范曄以族誅**北史
崔浩字伯深事魏總百揆著國書三十卷刻石載路以彰直筆北人忿毒譖之于帝景穆大怒
遂夷其族沈休文宋書云范曄字蔚宗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
不致意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范泰之子**魏收夭絕**北史魏收
字伯起巨鹿下曲陽人也魏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五年奏上之合一
百三十卷位至特進武平三年薨收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後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夭絕一
作天絕**宋孝王誅死**唐史藝文志雜史類云宋孝王作關東風俗傳六十三卷

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唐史吳兢）
（私撰唐史唐春秋）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
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
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
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
衰退不可自（一有敎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
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
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
令就（一有其字）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
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

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
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
無鬼神豈可不自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
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一有聖字）唐巨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决地必不沉没
（一云落落掀天地决不沉没）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
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辨證云安知不在足下今本脫不在二字）足
下亦宜勉之愈再拜（公嘗以此書示柳子厚子厚亦有書以荅之大與公
異事見柳集【補註】柳子厚亦有書致段太尉逸事云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則
子厚此書公嘗荅之矣意公必說前所謂君子之言有抑揚借乎世逸之也軻字希仁元和十

四年進士歷膳部外郎史館修撰邵州刺史

召大顛和尚書三

公與孟簡尚書書云潮州有一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數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稱與大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然今世刊本皆存之用不敢削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聵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實謂幸也不宣愈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量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面對之愈聞道無凝滞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傳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于

所識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唐史官者劉正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強識義理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後為元和忠臣【補】【註】唐志汴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治汴州管汴宋亳潁四州董晉以正元十一年秋七月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其監軍公其觀察推官十三年者正元十三年而隴西公則晉也其序不入正集以俱文珍為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通典曰汴州陳留郡本鄭邑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時汴宋亳潁為一道節度使漢鄭食其傳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左淮右河抱負齊楚言齊據其後楚附其前濁流浩浩舟車所通汴州有通濟渠受河入淮以漕運東南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小雅板之詩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維翰傳曰藩屏也垣墻也翰幹也禮記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椵干偃忌以蕭魏室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文珍有佐汴之功故喻以此見董晉行狀云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和同之美十三年春冥元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董晉飲餞于一有青字門之外青門亭去京城十三里在故城東門外古邵平種瓜之處見兩京雜記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鋪布也繹陳也詩曰

奉使羌池靜平凉之盟文珍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一作蹤西遊序

補注公嘗浮屠遊者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約師文暢師無本師宣上人或有詩或有序其送文暢及此序大意皆同皇甫湜之送簡師亦有序與此文合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文善爲文浮游徜徉戲蕩也上辰羊下余章切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中有古人之遺風與秉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辨證云一作士人非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今縱不知其不可也盡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鶚秀才序

【補註】宰相世系表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元凱封于中路歷虞夏稱侯子孫以國爲氏漢符离侯博德始居平陽裔孫嘉字君賓晉安東太守孫藻藻二子纂建建十世至季登爲諫議大夫則中路侯至建遠矣故曰九二十三世其曰四年愈自河南令復爲博士則疑其字誤公元和五年冬河南令六年秋迁職方員外郎七年二月坐鄭闡事復爲國博今年春獲譴南荒則十四年春自刑侍刺潮也

輞川男子平陽路鶚輞川在藍田山平陽路氏世族所出應進士舉四年愈自河南令復爲博士公元和五年冬爲河南令六年秋迁職方員外郎七年二月坐鄭闡事復爲國子博士今序云四年疑作六字并河南令下脫

迁職方字鶚執弟子摳衣之容禮記曰將即席兩手摳衣去齊尺前漢儒林傳曰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聲甚嚴顏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音口侯切今年春獲譴南荒鶚纓羸車偕焉今氿瀾涕洟拜手于西氿瀾流良上胡官切兩手至地曰拜手于往也言別而西行也請予叙述以釋塵翳辯證云翳一作堅於計切路氏得姓歷二千年洎中路侯後至拜諫議大夫九二十三世見路應神道碑世稱德門人不得並鶚不圯先人之餘烈圯毀也部鄙切既丱角學文文一作又有新才非君臣上下之訓不践於口國家每歲貢士凡數千登墉彀集考藝偕鶚者十鈌其七八登墉彀集

喻射策史料也解卦上六爻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向鵠屢戰不勝將堪會於賢春官也非鵠愚也由是病夫春官禮部是猶此也

昌黎韓愈命文序路鵠

贈別序

李別字君旁張建封之婿也見愛直肅

昔子汎淮至壽揖生於南陽伯門張建封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爲壽州刺史遷觀察使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徐得賢帥後爲重鎮奏公爲幕府建封始封南陽公後進伯爵釋然相笑假論以相同合燕終月楊文露路志去而息絕默以記念則罔交知格于茲三年息消息格至也子實來徐方惆焉又見氣質清茂大幾乎成靜而究之朗動經冊稽爲焉能傳疑溢爲字我則歎一作歡異不窮噫學之引人諒哉始則然吾用知其往方將友夫子於直道迺慼離而不志一作忘又焉昭予知志記也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補注】此序不入正集而見于外集然劉夢得玄長慶二年壬寅秋七月二十七日止鄂州官舍風勁秋寒掩關無事有異客毛仙翁至禹錫斂衽見之羊容秀目精貞爍然初莫之測坐定語及相國裴公侍郎韓公皆方外有文述序拜請延留奉以師禮欣然見許九止余所七晝八暮其人吉凶貴賤壽夭或假寢寐

生死百年變通脩短俊發利辭指陳毫犛無所疑忌語堅意直聞者失色則果有符契予意其神授乎其智矣乎至於金火飛伏之道煉暇御氣之說吾又莫得而究之矣裴相公度也韓侍郎愈也然則此序誠公之作無疑矣公時爲潮州太守元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到公自典袁州後皆如所言異矣其何以知之歟時元稹李宗閔沈傳師李紳白樂天皆有詩杜光庭爲之序光庭云仙翁名于字鴻漸公序云字于姬未知孰是

仙翁姓毛字于姬一作姓毛氏字于姬唐人贈仙翁歌詩贊序甚衆杜光庭曰仙翁名于字鴻漸得久視之道不知其甲子常如三十許人辨證載之詳矣與韓爲族愈末年爲弟也毛韓二族皆出姬姓左傳周大夫富辰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相識於潮陽逆旅叙宗爲察乎言

不由乎孔聖道不由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駛驟馬名四馬爲駟駛古穴切行疾也囁嚅持疑於脣吻間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以言哉荀子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者皆善相周勃傳亦有許負應劭曰河內溫人老嫗也然兄言果有徵期愈自典袁州從袁州除國子祭酒後主兵部事續拜京兆尹又改吏部侍郎若果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茲亦足馳不朽之名也酒一作醉酣留詞走筆而成不能采其文華之要也時元和十六年巳亥六當作四元和紀號止於十五年巳亥乃十四年公以是

年春責守潮陽四月十六日族弟門人韓愈序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雜著

通解

補註 呂夏卿以爲趙德親受之于公則此文誠公之作無疑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皆韋泊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争爲能洒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諫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爲師也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蹝草履也與屣同意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棄敝蹝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人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人諫然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其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逄之為師也〈博物志曰桀造石室瑤臺〉〈関龍逄諫桀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則我亡以為龍逄妖言而殺之〉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摟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偷且以彊〈言天下之人不知捨生而取義偷墮苟且自以為彊〉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悚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監本正文作死注云一作彊〉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伯夷事已見上伯夷頌〉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一作名〉存於扶

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俟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避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

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由矜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莊子讓王篇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疏云隋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者故謂之隋侯之珠事見元協律詩且今父兄教其子弟一有者字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固知其不能耶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也夫中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

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一作悅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鎔謂鑄器之模範甄作瓦之人也吉延切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其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

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蹈於灰燼矣水旣我患有土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其失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

鄠人對

唐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今有京兆張阿九等二十有八人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云云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其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鄠音戶屬京兆府即古有扈之國也史氏所載張阿九者無乃是歟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刲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俾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欲爲後勸鄠大夫嘗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一作於烹粉藥石以爲是不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孝經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若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

宜爲曷爲異乎（辨證云曷足爲異乎今脫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父祖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之適世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今樹闕而顯之）爵祿其子孫斯爲爲（上爲于僞切）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其憂（辨證云滅絕爲夏憂今誤作其字）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補注）呂夏卿以爲此文趙德親受之於公況其序事非公筆不能也五人者以傳考之皆然獨裴均爲河南參軍去府爲長水尉鄭余慶爲汜水簿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及從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傳皆逸之獨見公此記而鄭余慶留守東都又見公上鄭尚書書相公啓及送鄭涵序其後惟言裴均之爲漢南趙宗儒之鎮江陵而不及盧顧二公則是時已死矣公作此時爲都官外郎分司東都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裴均）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德宗）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列（列當作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吏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一有同時二字）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

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汜陽盧公邁河南府治河南縣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四公唐史皆有傳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爲相十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貞元十四年七月爲相十六年九月罷永貞元年八月爲相元和元年十一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貞元十二年十月爲相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縣名屬河南府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荆州故曰荆南治江陵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愼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絜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一作南荆辦謚云帥一作拜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既亦一作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周禮秋官朝士之所掌三公面三槐鄭氏謂槐之言懷也懷來於此

欲與之謀元與元首明哉之元同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治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一作雖則無官職分功德有巨細其忠勞於國家也亦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一無也字有聞而問者於是為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裴均傳曰均既節荆南元和三年入為尚書右僕射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唐開元時分山南為東西東道理襄陽西道理梁洋襄陽即漢南也以其在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

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山南東道統江陵復郢峽歸鼎澧七州事已見送李尚書詩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叙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通典曰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夏水口即左傳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之地有荒谷即莫敖所縊谷也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均字君齊行儉之孫唐史有傳辨證云自永貞元年至元和四年凡五年是年刻石於河南參軍舍時退之分司東都

宜城驛記

補注宜城襄州屬邑元和十四年二月記者公時出為潮州也其記則詩所謂

一間茅屋祭昭王也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通典云襄州宜城縣本楚之鄢都漢置宜城縣其地在今縣南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号韓公井朝宗者思復之子史有傳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潤灌此城壞白起秦昭王將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王廟昭王朝也集有詩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千太傅頔一有帥字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複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域當是王廟內之所也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補注甄濟新唐書有傳其詳見公荅元侍御書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逵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記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縣名屬徐州一作下邽非下邽屬京北府【補註】下邳多作下邽按唐地理志下邽隸華州下邳泗州元和四年來隸徐州今隸淮陽軍矣題此時猶隸泗州也其曰是來也云云則下邳是矣九域志曰清冷池脩竹園微子廟皆在南京應天府今之睢陽蓋唐之宋州下邳其近地也黜於徐州亦者公正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明年夏五月公罷去建封薨軍亂而公與李生四人相會于泗之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

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邦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商頌邦祀成湯也微子之祖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記一作書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雜著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補註除崔羣制元和十年考功郎中知制誥作唐故事知制誥滿歲即真李習之狀公行所謂知制誥月滿迁中舍是也公知誥踰年登辭掖者亦累月而制辭見于世者止此而又不入正集則公之文遺逸者多矣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其斯之謂歟公以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拜中舍五月十八日降右庶子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按周官司徒掌邦教孔安國云地官也自吳有戶部隋謂之民部唐修隋志復爲戶部以廟諱故也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圭璋之表禮記聘義圭璋特達德也比叅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外擢惟允遹此令德謠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唐志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往慎廼司以服嘉命可云云

祭汴州董相公文

補註董晉以正元十五年二月三日薨薨三日而歛歛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汴軍亂陸孟丘皆遇害此文雖見于外集觀公所作晉行狀則此寔公之作也其曰填道歎呼歎呼云者觀柳子厚誄眂篇則此言信不疑矣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
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
使事吳郡男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
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裹
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
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
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
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
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
肫肫元臣（肫朱倫切）其德孔碩不諂不威不赫不求

其用不致其敵不讎（一本云不容不諂不威不恭不求其用不致其敵辨）
（諡云當從後本）爰立作相訏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
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浚郊
汴州也見復志賦）廼去厥疾（一本厥作廼）廼施厥膏不知其
勞鰥寡以饒維昔（辨諡云一作若）浚郊維亂舊政有狡
有狂其羣孔醜（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父誨其義
母仁其愚既變既從親去（一作云）其初自邇徂遠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
天子既來至止（一作既來既止）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
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郛塡道歡呼公來之

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肯酒既盈嘉肴在盛（盛粢）

（祀之器時征切）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補注　此郴子厚之作非公文也蓋雷塘在郴州子厚祭其弟宗直曰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夢不覺便爲古人則雷塘誠在郴州而此文編於郴集則宜於公之外集爲誤矣

維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狀（一作象）宅于巉隈風軿（一作馬）雲車肅然（一作焉）徘徊能宅（一作澤）地産以秩（一作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享（一作饗）誠惟致敬（一去神一作惟智知敬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神（一作將）安仰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一作于）肹蠁自從（一作朝）受命臨茲裔壤涖政一方（一作方初）庶無淫枉絜廉自持忠信猶（一作是）仗苟有獲矣神其可罔（一作調）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蠁歆若成（一作神）功惟神是奬

祭石君文

補注　石洪濬川也公嘗典洪作誌矣洪世爲河南人至是葬死所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石三學士之靈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曰是愈也與游爲父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强親子孩妻姖（姖當作挋字之誤也按禮記大夫士浴用絺巾挋用浴衣沐用瓦盤挋用巾鄭云挋音震拭也今石君房無强親而子亦孩稚而妻自浴其尸尔檢字書無姖字或疑作妻姬子孩協韻姖少女之稱也辨證作穉皆非是）敢忘分濟念力未任（一作失侶誤）客葬秦原孤寃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補注　房次卿蜀客也公嘗志其父墓有曰次卿守輿平尉至是死公祭之孟郊以詩哭之見公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之什）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一作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斯（一作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房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補注　高常之文世無傳焉其姓名僅見于此）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辰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畫讚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楚辭漁父曰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一作蜀）帋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補）（公自潮移來有别趙子詩觀其詩則趙德爲人可知矣呂夏卿云德潮人然此文止見於外集李漢豈逸之耶其後東坡作潮州廟記云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此亦公潮州德政之一也史氏既不書而德又逸之可不惜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疑脱禮字）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一作數）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廷試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一有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學（一作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

辦證云直諫表論顔威狀舊本皆無其文亦不類退之公在穆宗朝不聞有直諫事設或有之豈得不傳蓋後人妄託公名以售其文或効其體而才力不紹者顔威狀在元和八年五月時退之年四十六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云臣以年甚衰暮不甚政事何耶又復此表觀之此誠公之作矣然考之行狀墓誌神道碑新舊史皆莫之書夫豈當時草而未上耶抑雖上而穆宗昏童不之領也且公在德宗朝其爲監察御史也坐論天旱人饑出爲陽山令在憲宗朝爲職方外郎也坐論華陰令柳澗爲國子博士其爲中書舍人也坐論伐蔡降右庶子其爲刑部侍郎也坐論佛骨出爲潮州刺史是以新舊史及誌狀皆書焉其論停選擧論捕賊行賞論錢重物輕與夫論顔威及此直諫表則不書疑草而未上或奏入而不報史氏遂無得而書矣事既不書且其文見于外集或者遂以爲非公之作則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見于趙德文録李渤書見于李渤傳劉秀才論史書見于子厚集鄭人對見于孝友傳皆外集也使其不幸而無所考見詎可謂之非公作耶或曰公力去陳言而此表淺近如內人與獵士通爛大君與凡庶爭路等語非公作也是又不然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穆宗孱童公過爲丁寧周

（至猶懼其不悟剗爲深遠之辭哉或讜諸葛孔明文指不遠陳壽以謂臯陶與舜禹共談其謨畧而雅周公與羣下矢誓其誥繁而悉孔明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遠其公諫穆宗表之謂耶）

臣某言臣愚昧忝位聖唐歷事三主矣（德順憲）臣
以文學進身故前代史皆得詳覽深聞古之聖
主明帝之御天下也其祚長寰宇肅平古之亂
主昏君之有天下也其祚短海內憂禍抑各有
由盖古先綿邈不可殫録臣敢徵三王已下治
亂之原以論得失伏惟皇帝陛下特賜采聽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惟大禹受禪於虞首臨大

寶業業兢兢無遊于逸罔淫于樂節嗜欲任賢
材賞功罰廢納忠去邪以至於晏清洎桀凶德
恣行慢遊是好王政不脩大典寖滅九有之事
一旦焚如（自禹至桀凡十六王）惟敎湯煥乎帝德放于南
巢（商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今盧江巢縣）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商書伊訓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是也）
淫聲絕耳不事畋游納方正之册許耇老之言
至于和平洎紂侮亂厥常蔑敗不業荒酗冒色
毒害忠良（自湯至紂凡二十八王）惟周王桓桓武威（周頌曰桓
桓武王桓武志也）誓戎屏禍建立王基聿修德義謀念

鰥寡不務逸遊八方清肅消孽祓積咎日滋輕
喪盛烈或作威福與天下皆殄自武至祓凡三十有六王秦
始皇劃安邦本則侮慢大猷天下紛擾人無覆
載皇天監臨下土不貳代湮滅以至於大漢攻
伐十年然後富有王土洎文惠宣昭已歷數代
守享國祚海內大康自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
之盛也苟非官人以材示人以信聞諫如不足
見賢如思齊輕薄賦斂剪截讒邪去衛鄭淫
蕩不重輕騎不好畋獵負扆慄慄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氏注云負之言背也以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依本作扆同於豈切

恐若墜諸泉谷則天何能不降景福以貽其輔
哉魏晉以降治亂互興皆由德之不修以至誅
滅敬慎乃位以至昌明洎聖唐赫有中土天下
晏平高祖太宗之德與湯武侔比而睿宗玄宗
肅宗之道過於漢之惠文明矣德宗神氣端重
道德昭明布大義以賓四夷引儉節以安黎庶
先朝神武文明睿慮深遠式修往訓以育黎人
御宇十有五年戡殘六將甲兵坐野而國用自
豐問罪興師而與天行罰酬功賞課允協大中
由是府庫仍充人不歸怨自周漢已來未有先

朝之大也陛下嗣膺丕烈文武通明褰海以清
華夷增氣山川時序稼穡以豐臣頃在南荒慶
幸無地謂王業中興於陛下之治也臣近祗召
歸朝日覲丹闕所聞聖德或有所疑敢獻芻辭
庶有裨益陛下頃以大道坦蕩周遍郊畿累日
宴遊忘返王政恣車騎於嶮巇之地驟龍驥於
大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君與凡庶爭路
亦可怪哉亦可異哉初有此議朝野震驚故太
子少師鄭餘慶率百官上諫以事必不可冀回
聖心陛下以至道無虞斷自宸慮畢竟行之羣

臣以溫泉宮池舊城固壯陛下以至仁御物亦
可防閑故其諫且止臣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
幸安國寺觀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
心又聞令兩軍勇夫恣樂于此縱百姓觀之後
令內官（一作先）持金帛於前厚賞勝者用過數萬
事以駭羣聽又聞八月二十五日幸魚藻宮令
兩軍擊伎結筏於池欲拋毬樂溺斃數衆糜財
百萬是日天地變色日月沉光方正之臣殆欲
自死且夫人之性命國之府庫自古聖帝莫不
愛惜所以審愼用刑輕薄賦斂今陛下所用是

皆百姓筋力使耕者不得食蠶者不得衣以應國用陛下不將以勞邊軍以護社稷賑貸囚荒以施恵愛而用與勇夫伎士與厭棄何殊遂使邊軍生心疲人聚怨賢達之士所痛心怪駭而已又聞九月九日幸普濟寺亦如是作樂罷畋曲江坦率衢路庶士凡俗與鑾駕交行官宦後宮共車馬通雜臣聞之戰恐愕然無圖自古天子皆深固宮闕以衛不測事故而出必烏先相風鼓以數里晋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又開元天寶遺事宮中植長竿挂五色旌綴以金鈴占風候謂之相風旌命有司禁道閱將士閑輿然

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為車騎不嚴龍威臣恐陛下社稷危於垂堂矣前漢袁盎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顔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一見司馬長卿書臣又聞古聖王之有天下也必旁求俊彦親自詢事擇其善者以為國楨蓋以天歩艱難思得賢而佐理王業之本教化之原今聞陛下自登位已來惟詔四方進壯士戲臣珍禽異獸放縱宴樂以快天心逸遊苑囿用悦聖意臣觀陛下今日之事已過桀紂之時臣今直言非為陛下一人蓋為天下保其土耳陛下若不納臣諫荒淫不

息臣之家族連項就戮甘心然而恐社稷非日
傾危他時爲文藝者弄筆墨賢良隱逸怪笑也
陛下若納臣諫變忘舊事式遵王度非臣獨幸
乃陛下享位無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今朝亦
有非陛下者然而畏其誅翦苟循名在公今臣
雖愚昧亦豈可不盡忠誠先朝十三年冬用幻
僧矯堅(一作豎)之言遠致佛骨歸還京師以禮之
當時京師之人猖狂歸依臣處朝班謇諤上諫
先朝不納攘臂大怒又不蒙賜死遠投荒州明
年二月先朝以佛骨葬于岐陽虔敬之心罔敢

逸豫謂枯骨可祐無疆之休未得一年上天降
大禍先朝外遐(博物志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即熏上謂之登遐此佛國之法也當時憲宗以鴆崩諱之故此變文言外遐)如彼骨可憑
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當時
齒朝之士不能梗直乃徇聖心亦爲臣非泊陛
下纘承天統不以臣愚使臣歸朝戰懼無地誠
忝昌時今陛下不重龍威恣意遊逸不詢賢哲
好尚驕淫臣今不避葅醢懇直諫詞冀有所補
以報國恩伏惟皇帝陛下英明睿聖幸回天鑒
哀臣蒭蕘以安天祚如其不可乞刑市朝臣死

不恨無任懇迫之至謹先著白衫俯伏西上閤
門獻表以聞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之自古人臣仁愛其君未有若斯之甚者此非周公之強爲蓋人臣之心所當然耳而此表乃謂文公與憲宗較短長之命嗚呼對人之子而斥言其父之惡在稠人尤以爲不可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此語乖刺極無禮之甚文公必不然也蓋緣文公昔諫憲宗之時言晉魏事佛年代尤促故後人託之遂作諫表以驗文公之言而不知暴其君之過以買直史非公之語讀至此益知諫表之妄也

論顧威狀

辨證以爲非公所作見直諫表註補註許季同孟容之弟公同年也季同爲兵部侍郎而公是時爲比部顧威既領兵籍而此乃兵部之屬是以公與季同皆得論列其異同固無惟而可疑者史氏不書也按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復仇公時爲職方外郎以狀獻議史臣書于憲紀刑法志新史書于孝友傳至是獨不書何哉當是時既從季同之議矣而公以爲不可再有此狀至引朱婁之事而終之曰臣以年衰暮不堪政事乞放歸田畝其辭亦已直矣奮然不顧去就以爲請無乃奏而不報史氏遂無得而書編者亦從而逸之與其爲直諫表一也或以爲非公作後人託公名爲之論顧威在元和八年時公年四十四而曰年齒衰暮耶且凡託名必依放其文而託之如趙璘謂華華是也此特因事論列無甚文辭可以驅駕者何託名爲哉公祭老成時方三十四已有視茫茫髮蒼蒼之語況今四十六耶

元和八年五月七日神策軍奏稱當軍健兒顧
威因酒醉打繼母一拳誤倒地致死者八日奉

勑令有司議者兵部郎中許季同奏狀略云顧威身本賤人名繫戎旅久曾侍衛頗著大功今者罪刑近至死幸因醉酒誤托繼親豈意致殂當推宿業況不動刀尺撿身又無青痕今使施刑寃詞難施當從重決仍賜餘生云云至八日晚犄韓某表請從刑法者奉勑准詳季同奏狀九日又上此表臣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先賢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恨不見聖明之代矣臣幸生遇明時長及聖代臣是以不揆愚鄙効古人懸梁之節陳暄爲後主散騎常侍陪侍遊宴謂明爲狎客常倒懸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賊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事見南史欲放陛下之基業豈復利於寸祿乎昨日顧威弒其繼親奉詔下議許季同以其弘矢之小藝蔑陛下之大法臣是以不避誅刑特以表奏陛下以其曾侍衛而亂刑章臣聞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坤文言履霜堅冰至顧威雖云一拳前後積怨之久方至於此陛下不思其深恨欲爲一拳而法輕耳昔者邾婁之世有弒其父者國君爲之失席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君踰月而後擧爵邾婁定公見禮記檀弓下陸德明釋文云婁力

朱切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今雖弑其繼毋一種天地
何有厚薄一種尊親皆同服制陛下豈得輕乎
商書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商書湯誥之文陛下聞之
乎臣是以惜陛下之大義成陛下之大望必以
臣愚見不可不采古人有諍臣七人今臣之獨
陳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諫哉臣以年齒衰暮不
堪政事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逍遥從道以
盡餘年臣本庸愚孰在中正不識忌諱冒死上
陳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臣當寸草之命骨
肉謝於陛下矣若以詔議可從難遂遷變即當
微臣避席以俟嚴誅臣某云云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